

◎名人书房

徐则臣：在书房中看世界

本报记者 张鹏禹

不久前，由茅盾文学奖、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北上》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江苏开机，引发观众期待。《北上》是作家徐则臣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运河之上几个家族跨越百年的故事。回忆起几年前的创作情形，徐则臣说：“我家书房至今收藏着为写这部作品而购置的几十本书，如果没有那些历史人物传记、水利漕运的专业书籍、运河沿线的地方志，《北上》是写不出来的。”在他眼中，写作与阅读密不可分。

“大作家的书房极少有奢华的”

“在北京搬了七八次家，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徐则臣笑着说，“甚至可以说，拥有属于自己的书房，是我买新房的动力。它虽然不大，但我已经非常开心了。”和不少作家一样，徐则臣的书房里书并不多，他的书主要存放在客厅，有两面墙十几个书架，大概1万多册。书房则主要用于阅读、写作、练字。写字台旁的小桌上铺着毛毡，砚台里墨汁尚未干透。

“年轻时住集体宿舍，别人怎么吵，看书都能看进去，现在身后走过一只猫，都会觉得受打扰。”徐则臣说。读书写作需要静心凝神沉思，书房既能给主人提供一个世外桃源，又能凸显作家的个性。“我参观过很多世界著名作家的书房。可以说，他们的书房是文学爱好者朝圣的目的地，每一间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大作家的书房有的简朴、有的古典、有的浑厚、有的闲适随意，共性是极少有奢华的。”

徐则臣参观过歌德、托尔斯泰、聂鲁达、海明威、福克纳等文豪的书房，他在这些世界著名的诞生之地感受到了写作者心灵的纯粹。歌德故居在德国小城魏玛，二楼的书房窗明几净，临窗摆着一张紫檀色书桌和一把转椅，歌德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浮士德》。《魔王》《整年的春天》《天福的向往》等名作的手稿也在这里展出。托尔斯泰庄园里的书房十分简朴，他在这里写下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名著。书房阳台外的密林、池塘、炊烟，让人想起托尔斯泰当时与农民一起耕田、割草、缝鞋、吃土豆的情形。海明威的书房有大小两间，他的书桌很小，跟名气恰恰相反。海明威身形渐宽后，干脆把打字机挪到了卧室的一个半身高书柜上，站在一个鹿头标本下写作……

“书房是个性化空间，千人千面，但

阅读和写作是书房永恒不变的主题。从这些世界级作家的书房里，我看到的是他们对文学的虔诚。”徐则臣说。

读书不妨慢一点

谈起读书，徐则臣滔滔不绝，想说的话很多。概括起来，他分享的读书方法有三：一是慢读，二是后读，三是重读。

熟悉徐则臣的人都知道，他看书很慢。记得有一次出差的飞机上，记者坐在徐则臣后面，看到他在读一本外国文学作品，一两分钟才翻一页。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任副主编养成了他较真的习惯。“我现在看书基本是精读，也可以说是校对式阅读，往往是一边读一边拿着笔写划划，有错字就情不自禁地标出来。”徐则臣说。在他看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看书必须有选择，既然选择去读一本书，一定要吃透。“比如我读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小说《魔术师》，主人公的原型是著名作家托马斯·曼，我就会把托马斯·曼自己写的作品和他的传记也拿来一并读。这样的放射状阅读虽然慢，却对一类问题有较全面的认识。”徐则臣说。

《魔术师》对托马斯·曼从德国的吕贝克到慕尼黑，再流亡到瑞士、法国、美国，直至他生命最后的岁月进行了生动记述，时间跨度从19世纪末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小说以优雅恬淡的笔法糅合历史研究与文学想象，堪称一部托马斯·曼的创作史、家族史、心灵史。它是徐则臣向记者反复推荐的一本书。

什么叫“后读”？徐则臣说他看书不赶时髦，比较滞后。“市面上特别火的作品，我不会马上拿来读，或是先翻一下，看看是否有价值，或是听师友、同行的推荐，从他们觉得特别好的作品中挑选一些来精读。”徐则臣说。在他看来，作为文学领域的专业读者，必须要有判断力，而不是被潮流所裹挟。因此，他的书单中总有一些文学经典。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说，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徐则臣对此深以为然，他最近在读《三言二拍》《聊斋志异》和张爱玲的作品。“读者对一本书的理解程度与他自身所处的人生阶段、学识阅历有关，因此经典作品值得反复读，每次都会有新收获。比如我学生时代就读过《三言二拍》，现在在做博士论文再次读，我的关注点不再是那些新奇的故事，而是古代小说叙述模式和技法如何为我们所用。”徐则臣说。



徐则臣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巴钰滢摄

追求“在世界中”的阅读

“那是一个乡村少年遥望世界的梦，我觉得我在世界之外，县城就是那个繁华的世界，是世界的中心，乃至世界的尽头。我一直想到世界去。”回望踏上文学创作之路最初的日子，徐则臣曾如是说。从《耶路撒冷》到《夜火车》，从《北上》到《瓦尔帕莱索》《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等“到世界去”系列短篇，徐则臣的创作始终有一个世界性背景。不论是他以《到世界去》为题的散文随笔集，还是评论界以“到世界去”为主体的徐则臣文集，都可视为这一点的旁证。

“我认为‘到世界去’是双向的结果。我们出去，是到世界去；别人进来，也是到世界去。整个世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比方说《北上》中，有一群陌生的外国人来了，用另一种目光，发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历史文化中熟视无睹的东西。我希望看一看在不同的目光下，一个事物如何逐渐接近它最真实的状态。”徐则臣说。在阅读和写作中，他的目光是交叉的、移动的，时而关注同时代世界作家如何处理现实经验，时而在文本中让不同的人群碰撞对话，时而以中国立场进行世界想象，时而又让外来者说出我们没有意识到的真相。一句话，他所追求的阅读与写作状态是——“在世界中”。显然，这与大量的世界文学阅读分不开。

“书房是一方小天地，你却可以从中看到世界。”徐则臣说。他推崇的外国作

家包括肖洛霍夫，这位俄罗斯文豪的《静静的顿河》让徐则臣佩服得五体投地，读了好几遍，甚至“逢人说‘顿’”。此外还有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我最近读的觉得特别好的这一本书是马尔克斯的朋友、哥伦比亚作家阿尔瓦罗·穆蒂斯的《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讲述了一个冒险家、一个多情浪子在南美的漫游。我读后非常震惊，书中的故事不是结构森严的，它的旁逸斜出带着你往前走，整个的阅读过程非常迷人。”

丰富的世界文学阅读经验也让徐则臣思考，今天的文学创作如何创新、重新抓住读者。“这几年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文学‘破圈’问题，我觉得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当你了解了我们的外国同行面临怎样的文学生态，你就会意识到大家都在想办法‘破圈’。”徐则臣说，“我的体会是，即使在小说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小说也远远没有现实精彩。各国作家都在寻找写作的突破口，都在试图重新激活文学的力量，让它更好地进入大众视野。在中国，我觉得应该特别注意类型小说、网络文学的成功经验。”

相比于写作，徐则臣认为阅读更重要，曾给儿子写信，希望他能热爱阅读，从中提升能力，获得平常心。“我不期望孩子成为作家。虽然写作有时很快乐，但这种生活难免枯燥乏味。我希望孩子能喜欢阅读，阅读可以让人养成平常心，成为一个有格调、有趣的人。最起码能自得其乐，这很重要。”徐则臣说。



郑智源制作风和堂流沙砚。
《寻纸》内页插图



物也”“工有巧”。这个“巧”就是高超的技艺，可以形成有效的生产力。到近代，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发生一系列变革，特别是蒸汽机推动了工业革命，现代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使“开物”由手工到机器，发生了本质变化。日本实学派学者佐藤信渊提出“开物之学”：“夫开物者，乃经营国土，开发物产，富饶宇内，养育万民之业者也。”今天，科学技术早已成为“第一生产力”，人类已进入人工智能的新世纪。

“开物”是人与自然造物的有机结合，人一定要通过学习观察，才能认识万物，开物成务。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就是一部“博物”“开物”之书，其中涉及30多个行业，记录分析了130多项农业生产技术，延续了中国古代科技注重经验记录的传统。宋应星是如何观察和记录造纸技艺的？《天工开物·杀青》开篇明义：“宋子曰：物象精华，乾坤微妙，古传而今而华达夷，使后起舍生，目授而心识之。”“物象精华，乾坤微妙”说的是天工造物自有其精彩之处和内在规律。人可以“目授而心识之”，通过观察形成认识。宋应星进一步问道：“承载者以何物哉？”这个问题很有嚼头，什么东西能承载关于万物的知识呢？什么能“托得

古籍修复师著《寻纸》：

寻访传统造纸技艺

张志清

住”人类庞大的思想文化遗产呢？宋应星回答：“覆载之间藉有楮先生也。”天地间还要仰仗一个特殊的物质——“纸”（楮先生）。纸这个东西有多奇妙呢？竹骨木皮、杀青白皮，就能承载万卷百家；寸符半卷，终事途旨，就可以风行冰释。实在是太奇妙了！这种“神迹”，使纸变成了思想文化的“魂器”，是精神文明的住所、历史往事的栖居、先贤人物的永生之地。

《天工开物》将纸的发明和应用抬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作为古籍修复师的汪帆天天与古纸打交道，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在这本博物大全的指引下，她希望寻找那些神秘古老甚至濒临失传的造纸技艺，让这一古代“精神文明的住所”得以永续传递。

汪帆毕业于中文系，却没有选择学者向往的古籍鉴定和版本学，而是坚定地去做一名古籍修复“工匠”。她天天接触古纸，在对古籍进行清洗、去霉、脱酸、补丁、修复、装订的过程中，从极细微处体会古纸的性格，纸的火气、柔性、韧性、白度、厚度、触感。思考如何选择补纸去适应古纸的特性；如何选择器具去适应古纸的特点；如何在方寸之地不破坏古籍原有的沉着之美，还要让她在读者眼中显得惊艳，令人叹服；如何让古人的著述校改笔迹、悬条浮签不至于被剪刀裁去或被糨糊遮掩，还能显出最真实最古典的质感。经过自己思考和师傅点拨，汪帆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纸的敬畏。古人“博物”“开物”的往事也增强了她探寻文化遗产的渴望。伴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深入开展，江

西、福建深山里长满青苔的纸槽火墙，浙江山溪边成堆晾晒的竹料，云贵高原上蜚人皮肤的狼毒草，沙漠绿洲里的桑皮纸作坊，磨纸的天珠、抄纸的竹帘、挂纸的麻刷、铃盖的纸坊印章等，都能激起都市中以古为友、与纸对话的汪帆的热爱和向往。杭州早晚绚烂的色彩，伴随着她每日工作的脚步；西湖的四季晴雨、淡妆浓抹丰富着她的观感和心灵。汪帆到全国各地城镇农村、偏远山区寻访手工纸和造纸作坊，探寻这个带给人类巨大进步、托住万卷百家的“神迹”的往昔，体会“片纸非容易，措手七十二”的工艺程序和“掬水捞云在手，一帘波荡一层云”的工匠生活，既充满乐趣，也充满挑战。

与中国古代科技学者大都出身官宦、身居高位不同，汪帆以一位古籍修复师的热情和视角，记录下新的访纸体验，使《寻纸》集现代探险、科学记述和文化思考于一体。她沿着宋应星的足迹，延续着宋应星的使命，在巴山夜雨或白云朗日中，体味着自然造物的神奇，“博物”“开物”的美好，以及人与自然的融合、远古与现实的交织，享受着人生莫大的幸福。

“随其孤陋见闻，藏诸方寸而写之。”清贫的宋应星创作《天工开物》的历程令人唏嘘。今天，宋应星的观察记录正在被世人理解、敬仰和自觉效法。愿更多人能像汪帆一样，编织今天的《天工开物》，在先贤“博物”“开物”的积淀中体味遗产寻访的乐趣，思考富有意义的人生和未来，共创“让古籍活起来”的今天。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

本报电(巴钰滢、张鹏禹)今年是著名革命家、诗人、文艺理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同志诞辰120周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共义乌市委、义乌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冯雪峰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座谈会”近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共义乌市委、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左联”纪念馆等单位的代表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冯雪峰家属代表和亲友后人出席座谈会。

冯雪峰长期从事党的文艺工作，早在1926年，就致力于介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与鲁迅结下深厚战斗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国文联第一届常务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任党组书记、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任社长，为繁荣发展中国文艺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会者深情回顾了冯雪峰革命的文学成就，缅怀他为中国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作出的贡献以及崇高的文化品格。

为将这份纪念之情落到实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表示，今年该社将落实三大事项：一是发起创办“雪峰文学理论评论奖”，奖励优秀文学评论作品；二是在冯雪峰的故乡浙江义乌捐建“雪峰书屋”，目前已提供60万册洋图书；三是与义乌建立长久合作关系，为义乌提供文学名家资源，丰富当地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中国作协“浙江义乌——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实践基地”即将挂牌。

座谈会上还启动了全国首个文论奖——雪峰文学理论评论奖评选。该奖项是为纪念冯雪峰对中国文艺的贡献，弘扬中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优良传统，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国文艺理论评论话语建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共义乌市委市政府共同发起创办的。奖项评选由中国现代文学馆担任学术支持单位，每2年举办一次，设论文奖、图书奖2类，其中论文奖分为新时代文学研究奖、现当代文学研究奖，永久颁奖地设在义乌市。

座谈会上，专家学者讨论了冯雪峰文艺理论创作、与鲁迅的交谊、与左联的关系等话题。

据悉，此次纪念座谈会是冯雪峰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之一。5月3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共上海虹口区委党史办、虹口区文化和旅游局、虹口区档案局、上海鲁迅纪念馆和中共四大纪念馆共同主办了“昂首出征，觉悟人生——纪念冯雪峰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文学出版界纪念冯雪峰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少儿科幻《超侠恐小龙 云城篇》：

融汇传统文化与科学新知

本报电(王诗霖)近日，由北京科学中心、北京科普发展与研究中心主办，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少儿科幻联盟承办的《超侠恐小龙 云城篇》新书分享会在京举办。

《超侠恐小龙》全系列共10册，分“云城篇”“巨虫篇”“海怪篇”3辑，首辑《超侠恐小龙 云城篇》近日由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套少儿科幻图书以扣人心弦的冒险旅程为线索，文风幽默。全书采用四色全彩印刷，并创新运用多格漫画+插画的绘画方式，设置科普板块，融汇中国传统文化和科学理论知识，拓宽小读者知识面。在纸质书发行的同时，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依托优质数字资源，由专业团队录制的《超侠恐小龙》少儿科幻科普广播剧在喜马拉雅平台上架，受到小读者喜爱。

科幻作家刘慈欣表示：“《超侠恐小龙》将绮丽精妙、天马行空的科学幻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幽默中蕴含温情与感动，在异想天开中深植童真与科学趣味。”

